

西漢書，其共同點心隔雜難辨，以歸本原。

第二列：本會同治西漢書制乘并對其部詳見，編定翻黃市姓人材

第三列：本會由制學詞隨華人指册究立。

第四列：本會由制學詞隨華人指册究立。

# 峨眉山佛教起源初探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其書大內書由甲申，係其後其力中國制其文其書其書其書，亦

陳壽(二二三——二九七年)所著《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

引魏國魚豢《魏略·西戎傳》云：「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

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日復立

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閑、

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

以上史料說明，中國之有佛教，應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始，

這一論點已為當今史家所公認。大月氏是原先居住於我國西北甘

肅地區的一個強盛的少數民族，公元前二世紀末西遷中亞後，很

快就接受了當地的風俗文化，因此在公元一世紀末已盛行佛教，

其來華使者竟能口授佛經，可見一斑。(口授佛經是佛教的傳統

作法，公元前一世紀以前，佛教經典尚無成文記載，全憑口頭傳

誦。)而博士弟子景盧之所以要接受大月氏使者口授《浮屠經》，

說明佛教已引起當時西漢上層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引文中的「復立」，劉義慶(四〇三——四四

十五卷第廿九號

第二十四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佛蘭音》第

第二十三列：制學詞立案其文其書其書其書，由制學會員負責之。

第二十二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二十一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二十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九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八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七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六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五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四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三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二列：本會對其小區宜甜，對翻翻翻巧之。

第十一年《世說新語·文學》注引作「復豆」。北宋徐鉉「九一七——九

九二年)重校《說文解字》云：「豆，徒候切」，則「豆」與「陀」音近

「復豆」即「佛陀」，如此方符合引文文意。而「浮屠」即「佛陀」，可

見，最早的《浮屠經》稱為《復豆經》，在佛教流行以後，才按當時

(東漢)的譯法改為《浮屠經》。

相傳中國「三代(夏、商、周)以前已知佛教」；「周代已傳入

佛教」；「孔子已知佛教」；「戰國末年傳入佛教」；「秦朝曾有阿育

王寺」；「漢武帝已知佛教」；等等。這些說法，根據當時的歷史

環境和現有的各種資料進行分析，都是不能成立的。

四川的佛教何時傳入？近人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

云：「關於四川的佛教史，在東晉以前，缺乏文字記載。」「不

過，近期間有先生編輯的《四川漢代畫像選集》記述，在峨眉山麓

的樂山市岷江畔麻浩墓(崖墓)中，發現刻有一尊端坐佛像。高三

十九點五十五厘米，寬三十厘米。其面部已殘破，頭部環繞佛

李豫川

光，身上好似披着通肩袈裟。右手上舉，五指伸直，掌心向外。墓中還刻有「持節圖」、「宴樂圖」、「牧馬圖」、「釣魚圖」等畫像，但無紀年文字。在其附近與之風格相同的有紀年文字的崖墓內，刻有東漢順帝永和（一三六——一四一年）及桓帝延熹（一五八——一六七年）等的年號，說明它們是東漢末年的器物。

無獨有偶，近年在成都至樂山的岷江航道中點上的彭山臨江崖墓內，出土了一個陶製佛像，高二十點四厘米。上面塑有一尊端坐佛像，左右各立有一個侍者，墓中雖無紀年文字，但與陶製佛座同時出土的陶俑、陶動物以及陶製屋宇等，都具有明顯的東漢器物特徵，可知也屬東漢作品。

上述這些現代考古資料，足證在三國時代以前，四川地區已傳入了佛像。

東漢時期，由於社會上流行黃老道術和神仙方術，並受到皇室的崇奉，初傳入我國的佛教便與這些思想相混雜。如漢明帝時的楚王劉英就把佛陀依附於黃老進行祭祀，以祈求福祥。范曄（三九六——四四五年）所著《后漢書·楚王英傳》說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可見劉英是把黃老和佛院等同視之的。東漢桓帝劉志在皇宮中造黃金浮屠和老子像，並立祠以祭祀浮屠、老子，遭到大臣襄楷的反對。據《后漢書·襄楷傳》記述：襄楷在延熹七年（一六四年）上書桓帝，謂：「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史稱「博學多聞，善天文陰陽之術」的襄楷把清虛無為、好生去欲並提，可見在他心目中認為黃老、浮屠同屬一道。四川大學哲學系卿希泰教授在近代《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四節中提到道教與佛教、儒教的關係時說：東漢「有不少人把佛教看作是神仙、方術的一種，稱為「浮屠道」，而與黃老等

量齊觀。」

袁宏「三二八——三七六年」所著《後漢紀》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羣生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南北朝梁。僧祐所編《法苑珠林·卷一》也說：「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可見東漢時把佛教與神仙方術並列。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樂山市麻浩崖墓和彭山縣臨江崖墓中的佛像，是墓主把佛教看作是黃老道術和神仙方術的一種而刻的，目的是為了祈福成仙，並非出於信佛。麻浩崖墓中刻有「宴樂圖」、「釣魚圖」、「牧馬圖」、「持節圖」等畫像，顯然與佛教教義大相徑庭。

那麼，佛教是從甚麼途徑傳入四川的呢？是從西域經敦煌直接輸入的，還是由洛陽經長安傳入？筆者認為很可能是由比「絲綢之路」還早二百年的蜀——身毒道傳入，即由印度至雲南再至四川。因無史籍可證，目前難定曲直。

峨眉山的佛教起源於何時？清順治年間武英殿大學士胡世安（一五九三——一六六三，樂山市井研縣人）撰寫的《譯峨眉·宗鏡紀》云：「漢永平癸亥（六三年）六月一日，有蒲公者採藥於雲窩。見一鹿跡如蓮花，異之，追至絕頂無踪。乃見威光煥赫，紫氣騰涌，聯絡交輝，成光明網。駭然嘆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遂投西來千歲（寶掌）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賢祥瑞，於末法中守護如來相教，現相於此，化利一切衆生。汝可詣騰、法二師究之。」甲子（六四年）奔洛陽，參謁二師，俱告所見。師

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見普賢眞善知識。昔我世尊，在法華會上，以四法付之：一者爲諸佛護念，二者植重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究一切衆生之心，普賢依本願而現相於峨眉山也。」清順治年間翰林院修撰蔣超(一六三四——一六八七年)同意這一說法，他撰輯的《峨眉山志》在引述了這一段史料後，補充道：「蒲公歸而建普光殿。」

以上說法，得到迄今爲止多數人的贊同，如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中國名勝詞典》峨眉山條云：「山上寺廟創建於東漢」。鄭石平等編著的《中國四大佛山》(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也說：「東漢永平六年(六三年)，當地有隱士蒲公登山採藥，……歸山後……在華嚴頂下鹿跡現蓮花處創建初殿；在看到佛光的金頂上創建祖殿，亦名光相寺，此二殿爲(峨眉)全山寺廟之始」。《蜀中廣紀》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對這一相沿已久的傳說，筆者認爲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五：

一、宋代釋普濟《五燈會元·卷二》云：中印度千歲寶掌和尚，南北朝時期始東游中土，入蜀禮普賢。據此，則東漢明帝時的蒲公根本不可能與之對話。

二、南北朝·梁釋慧皎所撰《高僧傳》等史籍記載：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師，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年)才與明帝派遣去西域訪求佛法的十二名使者到達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白馬寺。蒲公怎麼可能在公元六四年就在洛陽見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師。

三、晚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朱慶鏞所撰《嘉定府志》(樂山市清代屬嘉定府，峨眉縣也屬嘉定府治)對蒲公建普光殿於峨眉山持懷疑態度。該志書云：「蒲公建普光殿於峨眉山，奉願王

經。羣寺之冠，莫先於斯，未知信否？」

四、周叔迦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〇年)所著《法苑叢談》云：「峨眉山……相傳古時有蒲翁入山採藥，得見普賢菩薩瑞相，其實是宋人的附會。原因是宋太祖乾德六年(九六八年)，嘉州(北宋時樂山稱嘉州)屢奏普賢顯相，因遣內侍張重進前往莊嚴瑞相。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八〇年)，又造普賢銅像，高二丈餘，建大閣安置。其後屢加裝飾，增修寺宇。於是峨眉山成爲普賢菩薩的聖地。」

五、我國東漢時期，佛教只在皇族和少數上層貴族中流傳，在民間影響不大，在哲學理論上也沒有出現其獨特的思想理論體系。當時尚無中國僧人，只有少數天竺(印度的古稱，又名身毒、賢豆)僧人。蔣維喬先生(一八七三——一九五八年)所著《中國佛教史》云：東漢時期，來華天竺僧只有八人。他們忙於翻譯佛經，不可能來蜀地傳教。佛教在那時的廣大民衆中並未引起注意，而蒲公卻去上到「夷獠蟄居之地，山中荆棘遍佈，野獸放逐其間，未可得而遊也」(見蔣超《峨眉山志》)的峨眉絕頂建造普光殿，而不在峨眉山麓，大江之濱，交通便利的樂山建寺傳教，其可信乎？再者，洛陽白馬寺是世所公認的我國最早的寺廟，難道普光殿竟能比它更早嗎？

事實上，即使真有蒲公其人，他看到的也是金頂祥光，亦稱佛光、峨眉寶光，古名光相，現在人們仍可時常見到。

關於峨眉山的佛教起源，現今比較可靠的文物史料是明世宗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別傳禪師募資鑄造的「聖積銅鐘」。該鐘高二點三米，重十二點五噸，爲峨眉山第一大鐘。銅鐘表裏刻字六萬一千六百個，其上部刻有自晉以後的幾代帝王和高僧的名字，以及晉代至明代嘉靖年間與峨眉山佛教有關的部分文武官員的名字。其餘部分刻的多是捐資出米助鑄銅鐘的大量善男信女的

名字，以及佛偈、《阿含經》（部分）和當時的翰林院編修楊初南所撰《洪鐘疏》、翰林院檢討毛起所撰《聖積寺鐘銘》，等等。

銅鐘上部的「首序釋典」中之「皇圖」欄內，第一行字是「晉祖武帝，司空淨禪師」。在中國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二六六——二九〇年在位）是以「大弘佛事，廣樹伽藍」著稱的，佛教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向民間流傳，此時僧人進入蜀地上峨眉山是很可能的事。不然，別傳禪師何以把最遠的年代寫成晉祖武帝時期，而不寫成迎佛入華的漢明帝時期？

讀到這裏，也許有人會說，此乃別傳禪師從唐代高僧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年）所撰之《釋迦志·教祖篇》轉抄而來。筆者以為不然，因為僧人在鐘上、碑上鑄刻文字必有因而發，大都是記述佛教歷史或寺廟歷史，或是頌揚弘法功德。如晉武帝無功於峨眉山，刻之何益？而且，《釋迦志·教祖篇》中，既無司空淨禪師之名，更無歷代與峨眉山佛教有關的文武官員的名字。別傳禪師不可能隨意為之，必是當年掌握了一定史料後才刻此文的。由於明代以後峨眉山寺廟火災頻繁，加之人為破壞嚴重，至今史料多已被毀。

峨眉山初為道家仙山，北宋張君房所撰《云笈七籤》云：道教有三十六洞天，峨眉山為第七洞天。又據《四川風物志》和《峨眉縣志》記載，至遲在東漢末年，峨眉山已有道教。在西晉初年那一特定的社會形勢下，僧人聞名躡道士之後而上峨眉山傳教，可能性很大。

峨眉山第一座寺院建於何時？以慧皎所撰《高僧傳·釋慧遠傳》的記載為最早，也最可靠。該書云：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三三四——四一六年）之弟慧持和尚（三三七——四一二年），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年）入蜀。（慧）遠苦留不住，嘆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慧）持亦悲曰：

「昔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剝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抹淚，默然而別。到蜀，止龍淵精舍（在今成都市）。四方慕德，所至成侶。隆安四年，他隻身上峨眉山，與當時在山中苦修的幾位僧人一起，於海拔一千多米的山腰披荆斬棘，伐木運土，闢地建寺，塑供普賢之像，取名白水普賢寺，即今之萬年寺前身。這座峨眉第一寺當時非常簡陋，只不過板屋數間而已。慧持和尚可以說是峨眉山佛教寺廟的開山祖師。白水普賢寺被後世稱為峨眉祖堂。

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關於普賢菩薩，在經書裏說法不一。如《小乘經》云：「妙莊王有三女，長文殊，次普賢，再次觀音，一子為地藏王」。《悲華經》道：「有轉輪聖王，名無淨念（即阿彌陀佛）。王有千子，第一太子名不洵，即觀音菩薩。第二王子名尼摩，即大勢至菩薩。第三子名王象，即文殊菩薩。第八子名泯圖，即普賢菩薩」。《大乘經》謂：「普賢入山求道，飢寒病癯，枯坐蒲團，是曰普賢。普賢者，苦行也，苦行而得道，是曰普賢。文殊者，智慧也，有智慧而見下界愚蠢，如鳥投羅，如峨赴火，遂生慈悲心。觀音者，慈悲也，因慈悲而生普救心。地藏者，發願也。」由此看來，普賢、文殊、觀音、地藏，是佛教從苦行到救世的階段。

蔣超《峨眉山志》引《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西南方處有光明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眷屬（門人）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以此證明峨眉山為普賢道場。他們把峨眉山解釋為光明山或銀色世界，是因為峨眉山白天有佛光，夜晚有聖燈，一片光明。但現代高僧印光法師（一八六一——一九四〇年）在一九三四年重修《峨眉山志》時說：「峨眉山有佛光聖燈，雖可稱為光明山；但峨眉不在佛說法處（菩提場）的西南，普賢也不名賢勝。他又說：「普賢證窮法界，隨類

現身。從漢至今峨眉寺廟皆奉普賢，佛教徒禮敬普賢者，皆指歸峨眉。峨眉爲普賢應化之地，毋庸置疑，不必引經爲證。」

歷史上在峨眉山闡化的僧人，多屬禪宗。此宗向往山林，自耕自食，對社會依賴性不大。據《峨眉山志》和《五燈會元》記載：黃檗、南泉、趙州（？——八九八年）均曾游峨眉。其在山住持道場者，起初多爲青原（？——七四〇年）下法嗣。例如：白水普賢寺白水和尚爲夷山善會（青原下四世）法嗣；香山澄照爲投子大同（青原下四世）法嗣；黑水寺慧通、洞溪爲洛浦元安（青原下五世）法嗣；光相寺黃龍繼達、華嚴寺昌福達道均爲黃龍慧機（青原下七世）法嗣。

屬於臨濟宗者，如宋代昭覺純白，出家於峨眉山華嚴寺，與白水普賢寺宗月禪師，均爲黃龍慧南（一〇〇二——一〇六九年）孫；靈岩微禪師爲慧南四世孫，慧遠佛海參微禪師，亦住靈岩寺。密印安民曾居保寧寺、華藏寺、中峯寺，爲圓悟克勤（一〇六三——一一三五年）法嗣；別峯寶印爲密印安民法嗣。明代別傳慧宗（即前文所述「聖積銅鐘」的募資鑄造者別傳禪師）爲無際明悟曾孫。清代可聞和尚得法於成都昭覺寺丈雪通醉，紫芝爲靈筏昌法嗣，均爲破山海明（一五九七——一六六六年）孫；舒光照得法於大冶況，爲破山明曾孫。

屬於曹洞宗者，如白水仁禪師，爲洞山良價（八〇七——八六九年）法嗣。西禪和尚、布水岩和尚爲曹山本寂（八四〇——九〇一年）法嗣；白水璋禪師爲云居應法嗣，曹山本寂孫。棋盤寺東汀和尚爲曹山慧霞法嗣。明代遍融真圓，會異僧於峨眉山九老洞，傳曹洞宗，爲不二際法嗣。

屬於雲門宗者，如黑水寺慧眞廣悟、龍池大乘和尚，均爲雲門法嗣。延福院羅江和尚，爲香林澄遠法嗣，黑水寺承瓊頌爲德山密法嗣。均爲雲門文偃（八六四——九四九年）孫。

以上曹洞宗、雲門宗者，均屬南宗青原行思法系。

峨眉諸寺，惟毗盧殿（今合並於萬年寺內）曾設壇傳戒，爲十方叢林；有傳法派系，爲臨濟宗雪峯祖定派。其餘皆剃度法派，以臨濟宗爲最多。其中臨濟正宗爲碧峯下第七世突空智極派，其譜系爲：「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眞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惟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金頂華藏寺、九老洞仙峯寺、洪椿坪千佛禪院、廣福寺、牛心寺、清音閣、雷音寺、大坪淨、土禪院等皆屬之。明代以後，又有臨濟支派，其譜系爲：「性圓覺本，法乃心中，智眞了悟，祖道輝宏」。金頂卧云庵、永慶寺、華嚴寺、大乘寺、中峯寺、伏虎寺、純陽殿、報國寺等皆屬之。

其次爲曹洞宗，即賈菩薩萬安派，其譜系爲：「廣從妙普，宏勝禧昌，繼祖續宗，慧鎮維方，圓明淨智，德行福祥，澄清覺海，了悟眞常」。萬年寺、長老坪、黑水寺、金龍寺、慈聖庵、初殿、洗象池天花禪院（包括樂山市烏龍寺）皆屬之。

亦有滄仰宗，獨觀心坡一處，其譜系爲：「慧繼妙眞恒，心空悟上乘，續宗宏法遠，萬古躍蓮燈」。

最後，附帶說一下峨眉得名之始。一般人均認爲「峨眉」之名，以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之《三都賦·蜀都賦》中的佳句：「引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爲最早。但筆者近閱西漢著名辭賦家揚雄（前五三——一八年的《蜀都賦》，中有：「南則有犍牂潛夷，昆明峨眉。」之句，則「峨眉」之名，至遲在西漢末年即已出現，比《三都賦》（文成於晉武帝時）早約三百年。同時，西漢初年的今文《尚書·夏書·禹貢》也提到：「梁州之山四」，即「峨、嶓、蔡、蒙」。

（完）